



## 【人物小檔案】

出生年：1925年

學歷：彰化青年師範學校畢業，台大中文系肄業。

經歷：國小教師、東吳大學東語系講師；台灣文藝社長兼主編，民衆日報副刊主任兼主編；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理事長、台灣筆會會長；寶島客家電台董事長、總統府資政。

榮譽：二等景星勳章、第二屆總統文化獎百合獎、二等卿雲勳章；第一屆客家貢獻獎「終生貢獻獎」。

每一次，當汽車駛離桃園龍潭開上北二高時，車內的鍾肇政總習慣性的往窗外望去，追尋家鄉那幾座山的身影，插天山、鳥嘴山、筆架山，隨著車行越來越遠，他的視線依舊緊盯著每一座山，從正面、側面，到背面，似乎一刻也捨不得移開。83歲的作家充滿感情

# 台灣大河小說第一人 鍾肇政

的訴說，深山裡美麗的部落地名、蔥鬱森林的向陽坡地，以及壯闊的連綿山勢，他微笑著說：「台灣的山，偉大。」

在鍾肇政以日治時期為背景所創作的小說「台灣人三部曲」裡，主角陸志驥從東京留學歸來，正準備為光復台灣盡分心力，不料卻為躲避日本警探的追緝，而必須一次次逃入深山之中。在作家心中，山一方面代表早期台灣青年在日本及國民黨高壓統治下的困境；另一方面，卻也象徵大自然母親的庇護；再映照當年台灣文學充滿艱辛的創作之路，家鄉的「靠山」，成了鍾肇政最大的慰藉和推動力。

鍾肇政說，自己從小就喜歡看課外書，才10歲就已經會填寫劃撥單到日本訂閱雜誌。他最愛看連載的偵探小說和劍道小說，其中一篇，描寫日本間諜到中國蒐集情報，為了怕被發現而穿上中國式長袍，不料有次手上東西掉下，習慣穿長褲的日本人立刻併攏雙腿接住，因而被識破身分。從日常生活的小習慣，就能表現出文化的差異，讓他感受到創作的魔力。

不過，對當時的鍾肇政而言，「作家」仍是遙遠的夢想，因為日本戰敗、國民黨來台，讓從小接受日文教育的他，必須在20歲開始學習國語，從頭學「ㄅㄆ

ㄇ」。那時擔任小學教師的他，常常前一天學完注音，隔天就現學現賣教給學生；更不用說剛開始寫作時，得先用日文思考，用日文寫草稿後，再將每一字翻譯成中文，過程十分辛苦。

鍾肇政剛開始寫作時幾乎十稿九退，直到長篇小說〈魯冰花〉在聯合報登出，情形才慢慢改善。〈魯冰花〉讀起來像是一部清新的生活之歌，實際的創作動機，卻來自一股強烈的民族情感。鍾肇政說，他當時在日本雜誌上看到一小塊報導，提到當地小朋友將自己的美術作品寄到國外，結果獲得國際性繪畫比賽大獎，讓他很震撼，為什麼台灣孩童沒有這種豐富經歷。另一方面，這也帶給他寫作的靈感，先請教學校美術教師的教學經驗，一個寒假過去，13萬字的小說就出爐了。至於書名由來，他笑說：「魯冰花其實就是『路邊花』嘛！」

不過，就在他創作生涯漸趨平坦之際，卻發生一件悲傷的插曲——小說在報上刊出後，鍾肇政便鼓勵好友作家鍾理和創作長篇，以接替當時台灣作家好不容易占得的連載位置。不過，家貧的鍾理和卻因過度勞累，在完成作品時吐血而終。鍾肇政每想到那張浸透血跡的稿紙就流淚，「為什麼這麼有才華

的人，卻是這種結局！」

這次事件也讓他下定決心推動台灣文學，包括日後主辦《台灣文藝》，以及擔任民衆日報副刊主編，為本省籍作家開闢文學園地，也培養許多新銳的年輕作者。他欣慰的說：「大家都願意把最好的作品寄給我刊登。」像是有一次，他收到一疊厚厚的影印稿，因為字跡模糊，讀起來覺得疲倦，所以拖到最後才看。沒想到才看了半頁，他的心跳開始加快，手更不禁發抖起來，那由敏銳語音及異國色彩所組合的奇特文體，完全將他虜獲，這篇了不起的作品，便是李雙澤《終戰之賠償》。

鍾肇政總謙稱自己沒有寫作才華，卻自豪於其音樂天賦，從小只要聽過曲子就能記譜，音感極佳。他還記得，當時因為聽到合唱裡的第二聲部，覺得動聽，而在上課時模仿唱出不同音調，卻被教師認為叛逆而受責罵。令人惋惜的是，在他十幾歲時，一場高燒導致他聽覺受損，此後他度過了一段低潮期。彼時他最愛哼唱舒伯特的「菩提樹」，歌詞中主角不論高興或悲傷，總會跑到菩提樹下作夢，枝葉輕搖彷彿細語，後來他離開家鄉，一直能在耳邊聽到那句樹語：「這裡有幸福。」

少年鍾肇政不知道，他終究在文學中找到最溫柔的慰藉，也在台灣文學史留下永恆的一頁。

## 台灣圖書館的故事④

文／劉屏

### 引進圖書編目觀念

# ▶▶▶ 太田為三郎

從1916年到1921年，台灣總督府圖書館進入太田為三郎館長時代。讀者對這位館長應該不陌生，他就是第一任館長隈本繁吉任內，那位喜歡寫日記的總督府圖書館事務囑託；1916年5月隈本繁吉卸任後，他升為第二任館長。

太田為三郎做事嚴謹、要求完美，更是目錄學專家，他發明的圖書分類法、編印目錄和蒐藏的典籍，至今仍是研究台灣文獻的首要資料。但他其實有著戲劇化的一生，不僅自小就過繼給人當養子，年輕時浪跡天涯，且終其一生都未完成大學學業。

太田為三郎是東京人，生於1865年，本姓富永，後來過繼到歌舞伎演藝人員家庭——太田家當養子。不過，太田家的背景並沒有為他帶來特殊待遇，為了籌措進入東京大學預備門就讀的學費，他只能打工，因此一直沒有得到正式學位。

1889年太田回到東京，經朋友介紹到圖書館上班，並利用額外時間和昔日同窗創辦圖書館雜誌，從此萌生編製書目的興趣。幾年後日本圖書館協會成立，推舉他擔任特別委員，並借重他的目錄學專長，研訂「和漢

書目編纂規則」印刷發送各會員參考，這套編纂規則，從此成為日本圖書館約定俗成的圖書資料組織與整理的準則。太田還在圖書館雜誌發表新式卡片目錄的著錄法、圖書館的圖書整頓法等，將西方的圖書館經營理論引進日本。

1914年，太田為三郎來台擔任總督府圖書館事務囑託，接著升任館長，任內推動的事務，受其所學及處世態度影響極深，在他之前，無論是台灣總督府圖書館，還是台灣早期的私人文庫，均未建立圖書分類編目，直到他編寫完成《台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圖書分類目錄》，才讓台灣的圖書館有了圖書編目概念。《台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圖書分類目錄》，以太田為三郎在日本研訂的「和漢書目編纂規則」為藍本，依該館的和漢圖書分類表為排列順序，區畫成總類、哲學、教育、文學、歷史、法制、理



■第一任館長太田為三郎。  
(圖片提供／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)

學、工學、藝術及產業十大類，類下面分為目，每項款目包括書名、著者（或編者）、出版日期、冊數、類號，卷末還附上書名索引。

這套工具書在1918年完成，堪稱當時遠東最具代表性的分類編目指南。太田對目錄刊行樂此不疲，後來還有更進一步的貢獻，本刊將在下一期為讀者繼續介紹。